歷史上男人並不總是統治者

駐印度代表處教育組

新書《男人如何統治》中，安吉拉·塞尼 （Angela Saini） 使用遺傳學和考古學的新研究來質疑一些假設。

你指出男性至上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是什麼促使您研究父權制的起源？

令人驚訝的是，在過去的四十年裡，關於父權社會起源的著作很少，一些女權主義文學似乎仍然暗示性別壓迫永遠存在。 所以，透過這本書，我想第一次向人們展示那段完整的歷史。 我們一路回到新石器時代，回到有 9000 年歷史的定居點，並試圖追溯從那時起男性統治逐漸興起的過程。 我們擁有比以前更多的歷史、考古和科學證據，因此確實有可能更詳細地講述這個故事。

許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研究似乎被考古學家/研究人員根據他們如何被社會化以看待性別關係來解釋新證據的偏見所混淆。 你的看法？

幾個世紀以來，西方學者總是從男性統治是自然的或神聖的、這是人類最穩定的生活方式的角度來探討這個話題。 當然，這對他們解釋證據的方式產生了可怕的影響。 例如，就在幾年前，當在安第斯山脈發現一名擁有狩獵裝備的年輕女性的 9000 年歷史墓葬證據時，考古學家就無法接受這真的是一名女性獵人！ 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我們有很多證據表明女性在各大洲狩獵、戰鬥和成為領導者——包括女性領導軍隊作戰——但我們仍然將她們視為規則的例外。 相反，我們應該問自己，我們對歷史中性別的想像方式是否有問題。

這本書以挑戰現代女性假設的女神卡莉開始。 父權制何時開始在印度次大陸鞏固？

很難說，因為我們幾乎沒有證據，而且我們所擁有的是有爭議的和模棱兩可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你可以在《吠陀》中看到高度重視男性後代的文化跡象，而偏愛男孩是父權社會的標誌。 也就是說，南亞次大陸的人們生活方式一直千差萬別。 印度仍然存在喀拉拉邦的奈爾氏族和梅加拉亞邦的卡西族等母系氏族，各邦之間婦女的地位和自由存在很大差異。這個國家在社會組織的廣度和多樣性以及對性

別的想像方式方面非常出色。這就是為什麼在這本書中，我經常將印度視為提醒我們作為人類在尋找不同的生活方式方面可以發揮多麼大的創造力。

你說過蘇聯的社會主義政策對女性解放有真正的希望。 從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訓？

二十世紀發生在蘇聯的事情也許構成了打破父權制的最大的現代嘗試。 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在短短幾代人的時間裡，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 這是 1920 年第一個將墮胎合法化的地方。女性被期望學習和工作，而且許多人從事與男性相同的工作。 離婚變得更容易了。 甚至有人試圖將家務勞動的某些方面社會化，例如育兒、洗衣和做飯。 但是，當然，這並不是要忘記這些政權是多麼的殘暴和專制，以及它們是如何以其他方式（例如在領導層中）維持父權制的。也許我們可以吸取的教訓是，國家干預有助於減少性別不平等，但需要以公平和民主的方式進行。

您是否將美國某些州廢除墮胎權和塔利班的限制等事件視為父權制的再現？

人類社會總是捲入某種程度的社會衝突，因為不同的人對什麼是理想社會有不同的看法。 對於一些人來說，父權制是首選，因它適合他們，所以對於我們這些不這麼認為的人，我們必須不斷地為性別平等提出強有力的理由，並設計實現它的社會。 不能保證進步的、自由的力量最終總能獲勝。 我們永遠不能自滿。

你覺得爭取性別平等的鬥爭會在不久的將來結束嗎？

我們正在接近許多國家至少在法律上實現性別平等的時代，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精神和文化的改變是最困難的。 放棄帶有性別歧視的習俗和傳統，例如，男性後代偏好，或期望妻子與公婆同住但丈夫不與公婆同住。 對我來說，一個真正的性別平等社會將是一個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消失的社會，包括階級和種姓不平等，並且沒有人感到脆弱。只要社會能夠使一群人失去人性，它就有能力使任何人失去人性。

撰稿人/譯稿人：陳立穎編譯

資料來源：印度時報等媒體

國家教育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ER